

不知人们可曾听到过这首歌，它名叫《海鸥》？

据说，50年前，当年有百万知青在这首歌面前哭了，唱着唱着，心灵被感染震撼而进入角色，以至把全中国的大小大小河流，都当作二战时期的伊洛瓦底江。江流汹涌，怎抵得上一首人声齐唱的歌曲汹涌！

这个堪称珍贵的细节，我是在一本被称为“新闻主义”的长篇纪实小说里看到的，书名叫《血色炼狱》，作者叫龙升。50年前中国的知青最喜欢唱的歌，后来也成了我少年时音乐上的启蒙老师。这句话有点不合逻辑，因为20世纪60年代末我已十三四岁，在学校里学过唱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准确表达。因为当我从表姐的嘴里学会哼唱这首歌，我对表姐也是其中一员的知青这一代的苦闷彷徨的心声，是多么有相同的感受啊！《海鸥》一下子让我明白了自己那个年龄段不该明白的事。我仿佛通过这首歌曲，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激烈骄阳和呼啸朔风，年轻一代面朝黄土枯燥度日的情景。乡关万里，亲情两隔，悲苦无告，他们惟一的精神伴侣，除了这些眼泪做成的歌曲，就是那个年代里无边无际的荒原。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成了一个古战场，夕阳映照着

北京人艺青年导演徐昂执导的电影《十二公民》近日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了。这部被宣传为“中国首部戏剧电影”的影片虽然在罗马电影节获得了“马克·奥列留”金奖，但似乎离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电影”还有一段距离。该片中的故事并非来自原创，作为电影或话剧早有珠玉在前。20世纪50年代，《十二公民》首先以舞台剧的面貌在美国出现。1957年，米高梅公司拍摄了西德尼·旅美特导演的同名黑白电影。1997年时，威廉·弗莱德金又拍摄了彩色版。俄罗斯导演也在2007年时有过翻拍。这一次的《十二公民》则将稳居美国法律电影头把交椅的此片进行了一番中国化的改头换面，重新搬上银幕。

在电影市场过度商业化，影像技术使用泛滥的当下，《十二公民》将自身定位为 一部“戏剧电影”，称得上是一个颇有些“返璞归真”意味的选择。戏剧电影的特点是忠实沿用剧场舞台叙事的模式，重视剧本本身的文学性，不刻意借助场景变换和镜头语汇的长处，以演员成熟、精湛的表演，主要是动作，对话来构建、推动情节，强化故事冲突，展现戏剧张力。这一艺术形式因为摆脱了很多高新尖的电影拍摄技巧，所以对影片“戏剧化”提出了尤为严格的要求。而《十二公民》从这个角度衡量的话，显得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为了将西方法庭中的陪审团制度引入，影片一开始就解释道：某政法大学法律系的一些学生没能通过“英美法模拟庭审”课程的考试，所以老师拉来了这些学生的家长，组合成一个模拟陪审团，对一个“富二代献父案”进行辩论，只有他们的意见统一，孩子的补考成绩才算过关。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教室内，长桌旁围坐了十二个人。这里有不动声色的检察官，开出租车的司机，孤高自傲的房地产商，曾被公安机关错捕后又释放出来的人员，还有对外地人带有明显偏见的房东，急诊科的医生，以及心里清楚、面子上保持沉默的老人等人。因为案件是虚构的，法庭是模拟的，所以不管“陪审员们”如何唇枪舌剑，“言值爆表”，其最终目的就是保证孩子能顺利毕业。这份动因势必削弱原作中的激烈矛盾的真实性，也稀释掉了电影的现实感。

当然，影片集中了国内一些顶级话剧演员，正是他们高超的表演撑起了片子。十二个人就是一个小社会。一开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思维体系和语言模式中打转，当代人典型的浮躁和暴躁显露无遗。在辩论过程中，由于“陪审员”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出身、阶层、财富，持有不同的

墨色不是黑色。黑色更为庄严，更为肃穆。且墨分五色，在墨色中也有情丝飘荡、意蕴飞扬。文房四宝中，墨也许是最为神奇的。因为画家妙手点墨，能使得江山深沉，能使得江月清明，也能使得江山秀美！

小时候学书法，一开始是被大人逼迫着，一天必要写几张以“达标”，且不能草草涂鸦。一笔一画从楷书学起，稍微有些工架模样后，又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虞世南的字。学颜，是因为颜鲁公人品高标，宁折不弯。所谓“颜筋柳骨”。大抵字如其人，潜移默化中能提升自己的修养。而学虞世南，是因为这位被唐太宗下令由阎立本绘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的乡贤既是贞观朝的一代忠良，也是名列“初唐四大家”之一的书法家和文学家，而且还是咱的余姚老乡。他的字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一如他的为人和为官，看似

凄凉的苍山，这是一个丛林深深的古战场。

《海鸥》这首歌，至少在某一类人的时空里，成了这一特殊古战场上空飘荡不息的旗帜，一首秘密的安魂曲。

有时，人们通过一首歌曲，怀念或追忆那些喜悦或忧伤的时光，给思想一片飞翔的天空。

伊洛瓦底江为世界第七大河流。它发源于中国境内的湄公河部分，流经缅甸全境汇入孟加拉湾。二战期间，英国军队越过3600多米高的维多利亚山，在这片辽阔的江岸上阻击凶残猖狂的日本军队，打响了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伊洛瓦底江战役。传说，在双方士兵短暂的停火间隙里，一个英军的士兵躲在战壕里谱写了这首自由壮烈的歌曲，一夜之间，被全体英国士兵所传唱，在后来的阻击战里，士兵们一边哼唱着这首歌，一边把歼灭侵略者的子弹泼水般扫向蜂拥而来的日军。

……

海鸥，海鸥，你那动人的歌声，不断扰乱我那平静的心房……这首歌曲展示着生命之美，勃发着一种崇尚自由的英俊少年之气。这样美好而迷人的自由，被战争破坏和干扰。然

立场，观点和习惯，所以意见根本难以统一。比如那位出租车司机，因和儿子的激烈冲突而导致父子离散，然后他便将内心的愧疚和伤痛投射到了犯罪嫌疑人身上，决绝地要做出有罪判定……这场辩论总会陷入无端的攻讦和恶意的争吵之中。固执的一己私念和偏激的话语交锋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余地的莫名怨怒，也是情感和理性的强烈博弈。导演还努力令辩论涉及到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热点，比如冤假错案问题，外来务工人员问题，小商贩问题，底层市民与子女的家庭关系问题等。而主线情节上，最后人性中的理性和公正终于开始占据上风，案件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十二公民》试图探讨现实问题，但故事架构的起点就脱离了现实合理性。且不说有哪个高校的老师会要求学生家长大老远聚集到学校里带孩子做这样的“作业”，光是它那“戏剧电影”的冠冕就足够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了。用蒙太奇影像呈现“戏剧”，需要的是 一种无可替代的剧场感。是能令电影在抛却多机位、多景别的剪辑后，依然呈现出一份原汁原味的舞台实感，令片子焕发出“戏剧电影”类型片独特的质感。因为戏剧电影改变的其实是戏剧原来的传播方式，观众依然希望能从电影中获得来自剧本和表演的震撼。如果进行一下类比的话，戏剧电影和戏曲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差可比拟。两者都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化身”为电影就削弱，甚至是灭失掉戏剧、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艺术价值。影片应该始终具备一种“戏曲”、“戏剧”所独有的，标识性的东西。

不可否认，在影像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拍摄一部既符合大众口味，又跟得上时代步伐的戏剧电影很难。徐昂非常聪明地抓住了一个好题材，却错误地冠之以一个和影片实质甚为隔膜的名号。在《十二公民》中，除了演员表演略带话剧腔，导演脑海中依然回想着戏剧思维，我真看不出它和普通的小成本电影有什么本质区别。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将话剧搬上银幕就能叫“戏剧电影”。戏剧离不开真实的舞台感。与其借用一个时髦的概念来吸引大众的眼球，还真不如就老老实实回归到电影艺术的本身，创作、挖掘出影视自己的魅力来！

下所形成的美丽生命，它传递出了只可意会，不可意表的深邃底蕴，在墨色中铺陈、展现了人世间的清冷和端丽。所以，擅绘者，往往逸笔草草，便能诠释自然境界中的朴素意义。

到了大学，选择参加学生社团时，我记得自己还报了个较为冷门的“书画社”。当时，同寝室的室友觉得我选择有些不可思议：写字画画有什么意思？的确，他们参加的大多是摄影协会、网球协会、吉他协会，另外还有什么学舞蹈、练习跆拳道等的。我竟然喜欢那种和现代年轻人早已渐行渐远的传统书画，而且还真就每每周三晚上去社团活动地认真地书翰墨，绘丹青。其实，这就是儿时那点“幼功”对我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喜欢闻墨水的香味，看浓郁的墨汁在水中渲染出最纷呈，最精彩的山水世界。在我看来，这或浓重或浅淡的笔墨是无数中国人智慧凝聚

平和怯懦，却直言敢谏，堪为官者之楷模。而我在父亲的要求下，也算是勤勤恳恳地学了一段时间的书法。而且渐渐的，日久生情一般，因为被书法艺术所吸引，由衷地产生了感情。

【思想散墨】

而，作者几乎对发生在眼前那残酷的战争视而不见，在整首歌词里不着一字，只专心致志地吟唱他眼前在晚霞中翱翔而去的那只海鸥。在那首歌曲中，对于渐渐被作者心中的和声旋律捕捉住的海鸥，作者倾注了他最后的对于自由的仰慕、向往和全身心的感受，以至于向往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一首歌的传奇

林俊燕

得像枪走了火，令我们这些后来的吟唱者，隐隐有些不安和恐惧——晚霞一收，周围的世界将变得怎样，黑夜的波涛一片茫茫？

所以，整支歌曲的旋律线是悲愤而雄壮的，掺杂着许多莫名的祈祷，还有

【诗画印象】



荷

林绍灵/图 毕东耀/文

“砰……砰……”急促剧烈又风风火火，一听如此张扬鲜明的敲门声，我就知道那准是朱老师。打开门，果然，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外，递给我两个用塑料袋装着的大番薯，说：“乡下亲戚带来的，大家尝尝鲜。”还没等我说完“谢谢”，对门又响起了“砰……砰……”急促剧烈又风风火火的敲门声。朱老师那振聋发聩的大嗓门又在楼道里弥漫开来。

朱老师是我同幢楼的一个邻居，退休前在学校里是干总务的。朱老师个子不高，一头短发，看上去精干利落，但她天生一副大嗓门，待人接物大气热情，说话办事干脆直爽。这和她看上去文弱、沉稳、内敛，小鸟依人的长相甚不协调，上帝造人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自我们搬入这新居不久，妻子就同朱老师结成了好邻居。朱老师在乡下有不少亲戚，因此，隔三岔五我们总会收到朱老师送来的诸如芋艿、番薯、菜蔬、桔子、黄花梨等农产品和水果。由此，也让我们享了不少口福。有几次妻子不在，我收了东西道谢时，朱老师就一脸严肃鼓着个大嗓门说：“介些些东西，谢啥西啊。”不等我有什么反应，她自己已经哈哈大笑起来，嗓音清脆间透着真诚，就像一个快乐的孩子。

朱老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一退

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寒食贴》的墨色中含有人生的苦味，也蕴含了人世间的禅机。也许苏东坡是参透了，但是我们后人却未必。心至虚时能受益，事非经过不知难。理解墨色

【思想散墨】

墨色

清 宸

是需要一定的经历和阅历的。到如今，我得了点困眼，也会在家铺开宣纸，涂墨为乐。朋友笑我简直是仿效着古代文人在过日子，这在精神上是很奢侈的。我也笑，我其实就是一片

暗暗羞愧着的求生的意志和愿望。也许人都这样，对自由的向往，最后关头就变成了不便明了的求生欲望。

这就是贯彻在《海鸥》内部的一个青年秘密的精神氛围。自然，它也成了后来的中国知青一代们尤感亲切的秘密氛围。

当年的英军士兵哭了。大战就在眼前，须知他们是在真实的伊洛瓦底江边啊，枪林弹雨，饿殍遍野，惨烈得无以复加！

时代有时是一个盲目的孤魂。这个盲目游荡的孤魂，竟然在某一首歌曲面

前，停下了惊诧莫名的脚步。

他听见了一种声音，一种集体的心脏跳动……

人类通过歌唱传达他们的心声，他们的生存和苦难，以及不屈之美。这样的传统，自古皆然，犹如眼前的伊洛瓦底江之滔滔不息的奔流。

创作此歌的英军士兵，是无名氏。中国出版的《中外歌曲300首》等歌本抑或“酷我音乐”歌库，几乎一概在这首歌名下写作“缅甸民歌”。但只要稍有音乐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什么“民歌”？分明是现代的创作歌曲。因为人有意识，动物有意识，歌曲更是意识的产物呀！

近年来，一些近现代史正在逐步解密，抗日老兵随着《苍狼》、《我的特一营》这类正面描写国民革命军抗战的电视剧的热播终于被摆正位置。但二战之后的许多年月，别说是“伊洛瓦底江战役”了，就连当年的缅甸大会战，中国远征军如此勇猛抗敌而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实，还有戴安澜将军同古会战捐躯后，回国途中民众一次次自发祭悼英烈的催人泪下的场面，也在远去的时光里成为历史。那些战后滞留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历史曾经对他们是多么不公啊！2009年，新华社记者开始



晨风吹拂
婷立池中
半是妩媚半含笑

有时摇摇头
有时摆摆手
向着一只蜻蜓

内秀，心灵手巧。她会演戏又会拉二胡，还做得一手好绢花。那晚，朱老师敲开我家的门，递给我妻子一束鲜花，有牡丹、百合、茶花，我以为是她乡下亲戚送来的。妻子说那都是朱老师自己做的绢花。仔细一看，那一朵朵花镶着银边鲜艳滋润，那一片片绿叶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尤其是那纤细巧巧的花蕊，丝丝颤抖，真是到了

【“宁波榜样”征文】

快乐的朱老师

万 之

以假乱真的境地。我真不敢相信如此精湛的工艺是出自朱老师之手。妻子告诉我，因为朱老师做的花精致逼真，索要的人很多，朱老师不仅花了很长时间而且还赔上了800元的材料费。我说朱老师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她笑笑说只要大家喜欢就好。

朱老师是快乐的，但也并非没有烦恼，她有个百岁的老娘由她赡养，平时细心照料不说，有个头痛脑热身体不适，她就会叫上我妻子和对门的邻居，用小三轮车载着母亲上医院。

素心，一腔喜爱使然。我就是个大俗之人，也装不来风雅，无非是上街买日常所需用品的同时带回些普通生宣，几十块钱一大沓，外带一瓶“一得阁”或“曹素功”。不敢说自己画的是山水，写的是春秋。只能说愿意将时间花费在可能在别人眼中比较无聊无趣的书法绘画上吧！起码这些古典的文化的确会渐渐让我浮躁的内心趋于安详、恬静：柳公权，他笔锋硬朗，曾经用“用笔的方法，全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法自然尽善尽美”之语来刺劝荒淫的唐穆宗，其人风骨，可见一斑。欧阳询的字则瘦削一些，间架结构也疏朗，很俊很好看。

无论是谁，在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总难免遇到些不如意和小磕碰。何以遣怀？不妨练字。楷书也好，行草也罢，中国字里面是蕴含有大智慧和大潇洒的。笔画虽跌宕，但到了最合适的地方，内心往往能福至心灵般，随之豁然开朗。绘画也一样，烦恼借着纸上一点点氤氲开来的墨痕而驱散，眼随着三两笔便能成就另一个疏朗而神奇的世界，便思付：人心为何就不能开阔一些，既然能容下芳菲，也必能容下荆棘。于是先前的心头起伏着的种种波澜也就在变幻的墨色中自然平静下来了……

在缅甸密支那寻访老兵，后来，当我在纪录片里看到那9个白发苍苍而且贫穷孤独的老兵终于回到阔别七十载的祖国，我也跟着热泪夺眶，耳畔再次回荡起《海鸥》的旋律。

有时，歌曲也与人一样，歌愈好，曲子的命愈薄，这就有些像红颜！好歌如同优美的鸟儿展翅云天，但飞得越高越容易被子弹击中。

我想起了俄罗斯诗人伊万·日丹诺夫的一首诗，名叫《无题》：鸟儿死去的时候/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那子弹和鸟儿一样/它惟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我感觉，这首诗，就是当年躲在战壕里的那个写歌的英军士兵目光直击过的那只海鸥。这只海鸥，化作了人类社会里一度反复传唱的一首歌曲。随着时光流转，最终又找到了真实的诗的作者。就像后来知青返城又回到各自生活的起点，苦难变成人生的养料，茁壮成长为社会各阶层的精英。

诗、士兵、海鸥……

漫长的晚霞。

自然，这一切仅仅是传说，是一个已逝年代的传奇。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惟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粉红脸
绿裙钗
泥自汝你自芳

古村荷塘晓月夜
低头静思
还在想那枚难解的结吗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拉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这画面看着很温馨也很沉重，但是，朱老师除了一路“坐好，小心”，还会时不时地哼上几句小调。烦恼这个词，在她的人生词典里很难找到。有件事连我这个旁人听了也有点生气，有一次，朱老师一个同唱越剧的伙伴向她借一套演出行头，她二话没说就借了。事后，她得知那个伙伴自己有行头的，只是因为舍不得借给别人，就向她借了再转借给别人。这事着实让朱老师有点生气，她在向我妻子诉说时神情很气愤。当我妻子气愤填膺地数落那人太过分时，朱老师却释然了，她说：“算了，算了，我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大家开心就是了。”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

我在旁边看着哈哈大笑的朱老师，心想，难得啊，幸福不在于得到的多而在于计较得少，那么快乐也是如此。朱老师在对生活对人生，对幸福对快乐的态度上，可是我真正的老师啊。

宁波榜样 征文
时代回声

意，有秋水长天的恣意，也有山寒水瘦的无奈。从古到今多少书法大家，惟有他的字是“金”色的！这一抹金色不仅仅显现出帝王气象，还有富于艺术质感的一种永恒明亮和耀眼。另外，该种字体内还包含有一份掩不灭的清决和寡廉——赵估最后到底是被金兵掳走，郁郁亡故了。